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俞新天 著

世界南方潮

——发展中国家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学者书库·论丛

003
F7102
439

俞新天 著

世界南方潮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序　　言

自1986年以来，我开始从事现代化比较研究。这宏大的课题自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国家，然而，其根本目的是针对目前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否则便失去其现实意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既包括其国内的变革，也包括其对外联系的扩展。一国追寻现代化的目标，首先要实现内部的变化，其次也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对外开放的要求越高；反之，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深，对国内发展的影响也越大。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崛起，它们也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支力量，而不是只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作用。但是，当我试图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时，发现这里仍是空白。由此我萌生了进行深入探索的愿望。1990年我向美中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提出申请并获得资助，在美国作半年访问学者。访美期间我有幸会见了几十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得益匪浅。我也搜集了一大批外文资料。但是，总的来说，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几无研究，在国际上也甚少注意。这种状况更令人感到填补空白的必要和紧迫。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我几年来思考的结果。

国际体系的历史从来是不平等的。今天强权政治并未绝迹，实力仍然是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活动轨迹的基础，只不过实力的含意已不单纯指军事或经济，而是越来越普遍采用的所谓综合国力。因此，国际关系注意的中心是大国的动向，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且其影响越来

越大，也是不争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批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赢得了民族解放，建立了主权国家，大步走上了国际舞台，以独立的主体活动，本身便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崭新现象。新兴国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进行反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深深体会到，当前的国际体系极其不公，因此联合起来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它们的努力并非徒劳，国际新秩序的口号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奋斗目标和前进旗帜，尽管其内容仍需界定，实行也须视条件而变化。发展中国家不仅进行大量的政治活动，而且在经济上越来越活跃。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减少了依附关系，建立了新兴工业经济。它们也成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起飞大有助益。众所周知，冷战之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益突出。东亚和拉美在西方工业国经济衰退时，保持了增长的动力，举世瞩目。发展中国家离不开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更加依赖发展中国家。南北相互依赖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强，使南方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一支力量，而且也在经济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其潜力无可限量，这是国际关系中令人振奋的新趋向。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积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后果，也不仅局限于其国内，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几乎包办了所有的局部战争，其原因纷繁复杂。目前，在某些南方国家和地区中仍然存在着战争、动乱和紧张局势，这暴露出它们社会内部的深层黑暗面，以及内外矛盾相互作用密切相联的错综因果关系。南方的动荡贫困及引发的大量问题，影响了世界的发展，使所有的国家都要付出代价，它们对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也必须重视。

总而言之，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南方虽然不是多极中的一极，但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来看皆是如此。酝酿这一课题已有数年，但冷战后时局的变化，更坚定了我最初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好与南方的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深入探索变化中的南方世界，不断调整与重构我国的政策，迫在眉睫。本书试图从学术角度作出分析和建议，希望抛砖引玉，激起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之后，动笔时春寒料峭，待到杀青已经绿荫如盖，我的心情也从创作的焦躁苦恼解脱为平静欣喜。虽然这是前人极少涉及的问题，可供借鉴的成果很少，加之发展中国家范围广，数量大，资料散如烟海，每有山穷水尽之感，但是，锲而不舍的搜求爬梳，不眠之夜常豁然贯通，又现柳暗花明之境。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刻我更叹服其中肯。正因为耕耘这片处女地，难免留下未除尽的荆棘瓦石，疏漏不当之处，皆由个人负责，恳请各方批评指正。

值此出版之机，我谨将最诚挚的谢意献给：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将此书列入上海市“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上海社科院黄逸峰出版基金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使此书得以问世；美中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给我访美的机会，开拓了我的视野。还有许多鼓励支持我的朋友，限于篇幅恕不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并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进一步探索的开端。

作 者

1993年8月于上海
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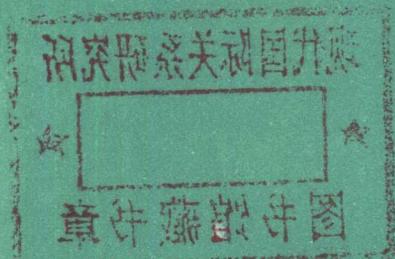
俞新天 1947年

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主要学术成果有：《现代化理论研究》（主编）、《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译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集体安全的演变及前景》（论文）、《亚太地区发展的动力及前景》（论文）。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学者书库·论丛——



目 录

序言	(1)
结论	(1)
一、被忽视的问题.....	(1)
二、在同一星球上.....	(7)
三、思考的框架.....	(11)
 第一章 战火连绵之地	(15)
第一节 战争频仍的根源.....	(15)
第二节 重画世界地图.....	(24)
第三节 夹缝中的奋争.....	(37)
第四节 民族纷争新潮.....	(46)
第五节 分析和预测.....	(57)
 第二章 呼唤国际新秩序	(74)
第一节 南方分庭抗礼.....	(74)
第二节 个案一：不结盟走向.....	(85)
第三节 个案二：欧佩克兴衰.....	(97)
第四节 反思与展望.....	(106)
 第三章 南南合作之花	(122)
第一节 可喜的成就.....	(122)
第二节 “雁行序列”.....	(132)
第三节 整合区域经济.....	(144)

第四节 问题与前景 (155)

第四章 不发达的冲击 (167)

第一节 贫困的代价 (167)

第二节 流动的灾祸 (179)

第三节 恶化的环境 (193)

第五章 中国与南方国家 (208)

第一节 在世界坐标系中定位 (208)

第二节 波状经济合作圈(上) (221)

第三节 波状经济合作圈(下) (232)

第四节 共建和平繁荣 (243)

绪 论

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但知道得越多越好。

——克兰伯格：《影响国际理解的紧张状态》

一、被忽视的问题

从亚洲古老的文明大陆，到非洲最年轻的独立国家，到拉丁美洲的丛林山地，生息繁衍着 30 亿以上的人类，包含形形色色的种族和宗教。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贫困积弱，绝大多数人口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800 美元。它们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非工业化国家、贫穷国家、落后国家及南方国家，以便与较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富裕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北方国家相对照。一段时期中，“第三世界”成为它们的代名词。然而，“第三世界”从诞生起便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仅仅指昔日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凌辱的国家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也有反对超级大国霸权控制的倾向。广大的不发达国家为第三世界。毛泽东的提法不仅考虑到各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具有战略和策略的含意，即中国除了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之外，还可以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第一世界的强权政治。这一理论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还通行着另一种解释，即在冷战中全球分裂为两大阵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新兴的民族国家便被列入前所未有的“第三世界”。在这一理论中，由于 60 年代中苏大论战，中国与苏联集团决裂，因此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无论采用哪种理论，第三世界基本上指的是同一批国家，而且中国也是其中的成员。过去人们对于第三世界性质的分析已汗牛充栋，本书便不再赘述。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是否仍然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意见纷纭，各执一词。本书认为“第三世界”的提法仍有历史根据，因此在书中交替使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实际上指的都是这一国家群体，尽管所有这些概念也都有不确切之处。

判定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定性，而且要有定量依据。1989 年在世界上已建立的 180 余国中，世界银行将其中 124 个国家（这些国家拥有绝大部分世界人口）分类为：94 个欠发达国家，5 个高收入石油输出国，18 个“工业市场经济国家”和 7 个“东欧非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在当时，这一分类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遑论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世界银行以收入划分有一定的根据，如此发展中国家包括：（1）低收入国家，1978 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 490 美元（有 33 个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占世界人口的 49%）；（2）中等收入国家，1980 年人均国民收入介于 490 美元和 4500 美元之间（有 63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26%）。与此相比，发达国家 1980 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 4500 美元（占世界人口的 16%）。^①但是，例外的是高收入石油输出国，它们虽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 4500 美元，但从社会综合标准看，仍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也例外。其中的新加坡在 1980 年代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意大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为了尊重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的视线中将包括这类国家。划分的标准多种多样，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

^① [英]奈杰尔·哈里斯：《第三世界的裂变》，改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家、前世界银行经济分析和计划部主任海伦·休斯以工业制品份额占商品生产产值的比例来定性。比例高于60%的，为工业化国家。半工业化国家，比例在40~60%之间，即东亚和拉美的新兴工业国。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比例在20~40%之间，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最低层为非工业国家，比例低于20%，大约有30个国家，拉丁美洲只有1个（海地），亚洲和大洋洲有3个（斐济、尼伯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余皆在非洲^①。这一分类中的后三类也基本上涵盖了我要涉及的主体。

比较困难的是如何分析前苏联东欧国家，它们非常独特，而又参差不齐。其中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有些共和国，人均国民收入甚至低于新兴工业国，只是由于曾经实行共同的政治制度而排在一起。今天它们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人们约定俗成地不把它们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蒙古和拉丁美洲的古巴列入发展中国家。我觉得随俗对于分析更为便利，习俗的形成也有相当的道理，便乐得采纳。

广大的发展中世界曾被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视为野蛮落后的荒原，今天稍有常识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拒斥这种态度。其中的许多民族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明，其历史比自诩为“开化者”的民族悠久得多。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欧洲列强的征服和掠夺，它们在现代化浪潮中落后了。它们中的许多国家正在动员民族力量，努力赶超，有些已经成绩卓著，迎头追上，如新加坡、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第三世界研究热潮，说明人们再也不能无视或小视它。目前看来，对第三世界国内状况的研究要比对外政策研究得更充分，这当然非常必要，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因为首先要对如此广泛复杂的民族国家作出基

① 见拙编：《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9页。

本的调查和理解。而对于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外国学者们不能说未曾开拓研究，但是其侧重点往往在于大国对它们的影响，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却很少涉及，这个问题被忽略了。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弱国小国由于缺乏实力，没有足够的资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例如澳大利亚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伯顿在研究全球冲突时，注意到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关系。他提出问题，如果说大国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弱小国家内的动荡不安，那么小国能否通过自己抵制外来干涉减少大国间的冲突。如果不能，则避免在小国内部冲突问题上发生对抗的全部责任只能落在大国肩上。使大国间的斗争脱离于国际社会的其他地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大国认识到，避免对抗性的干涉符合它们的战略和生存利益。第二，必须使弱小国家认识到，真正的独立、不结盟和完全自主才是其利益所在。伯顿的结论是前者在政治上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因为问题很明显，大国的对抗可能因为第三国以及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引起。后者却不大可能出现，有关的弱小国家往往要求外部干涉。战后初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曾领导独立中立，而不是结盟政策，其旗帜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不结盟运动开创了有可能脱离大国冲突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然而，它未能实现其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动荡、需要联盟的情况下，不结盟是不可能的。^①伯顿的观点实际上与他批评过的“台球论”很相似，即把国际上的主权国家看作一个个分离的台球，它们会碰撞又分开，其中大国主宰小国。

另一种普遍的观点肯定“第三世界”对世界有作用，然而作用几乎全是消极的，有害的。例如戴维·麦克莱伦认为，1945年以来大部分战争发生在第三世界，部分原因是其边界尚未划定，部

^① [澳]约翰·W·伯顿：《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页。

分原因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不由自主地要用战争转移对政权本身弊端的注意，还有部分原因是第三世界使超级大国可以选择代理人战争。第三世界的形势对国际安全与秩序构成了不断的挑战。其原因有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尚未构成民族（不具备有效的民族国家的重要素质），或在政治上、经济上极度虚弱，无法为人民提供安全和满足日常需要。既然它们不具备现代国家的基本条件——民族团结和经济繁荣，那么缺乏国家的起码要素，自然会显著地影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作用及其外交政策行为，这难道会令人奇怪吗？由于它们在自己的人民面前无法建立正常的秩序井然的状态，所以它们既不能将现存的国际秩序视为正当而加以接受，也不能为这一秩序作出有效的贡献。任何合适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合适的美国外交政策战略都必须认识到，第三世界所拥有的破坏力量是巨大的，难以对付的。^①虽然麦克莱伦也承认，第三世界的情势各各不同，但基本点是贫弱与不稳。尽管麦克莱伦 1981 年撰写此文，并主要针对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时期而言，但是他的以偏概全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

70年代之后行为方法研究被引入国际关系，人们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主权国家之间并非只存在战争的可能性，也有跨国联系和日益增强的互相依赖。看待“第三世界”的眼光也有所变化。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世界各国在互相依赖的关系中不是彼此分离的台球，而是连成一片的“蛛网”。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各个领域的问题都有差别，无法将它联系起来考虑，结果趋于削弱而不是加强国际等级制度。各国面对复杂的问题，不得不作战略抉择，是一揽子考虑，还是分别解决？如果要联系，又该怎样联系？结果“蛛网”不是无缝的，而在缝合漏洞的地方作出努力，也会改变网的形态。例如在

① [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66页。

海洋权益问题的讨论中，弱国小国对海洋法讨价还价，在会议桌前“自下而上”努力，而且经常使用武力，将捕鱼权限推进到离海岸更远的地方。拉美国家使用扣押美国船只、罚款等手段，当美国企图采取经济制裁时，便以驱逐美国外交官相威胁。美国无意使冲突升级，南美人更大的决心使他们在政治交易中获胜。^①基欧汉和奈从相互依赖的角度分析，看到大国也要依赖小国，强国也要依靠弱国，在非常需要时，弱小国就会对大国施加作用，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走得不够远。

除学术界外，世界领袖们的思想也值得注意，他们亲身处理国际事务，在实践中提炼感受，不乏真知灼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很有代表性，他曾握超级大国的最高权柄，在他手中与中国恢复邦交。退休之后他仍与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从叱咤风云到激扬文字，几乎每部作品都引起轰动。1988年他在《展望21世纪——和平竞争的胜利》中提出，第三世界十分重要，其原因如下：首先，第三世界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向全世界提供了大部分石油和其他原料，没有这些原料，工业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其次，第三世界是世界范围内战争与革命的集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烽火遍地，在常规战争中已经有1800多万人丧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死亡人数还多。这些战争大多数与苏联无直接联系，但都与美苏之间的抗衡密切相关。超级大国如在小规模战争中冲突，有可能造成战争升级，因此小战总有引起世界大战的潜在可能。最后，西方世界像贫穷的汪洋大海中的富饶孤岛，对这种现状无法心安理得地容忍下去。为了保证21世纪是和平的世纪，一定要保障第三世界的安全，发挥其经济潜力，并满足其政治抱负。^②当然，他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

-
-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 ② [美]理查德·尼克松：《展望21世纪——和平竞争的胜利》，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4页。

影响，也是估计不足的。

国内外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研究，不能说凤毛麟角，也可说相当欠缺。为此，本书将力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阐发。

二、在同一星球上

国际关系的研究总是得益于历史，人类所拥有的无价之宝最终是自己的经验所得。历史像无比巨大的实验室，国际行为在其间不断发生。在这个领域内，实验不能在有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困难并非绝无仅有。虽然天文学家无法控制星球的运动，然而他们发现了星球运动的系统规律。历史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簇簇人群彼此隔离，除了极其零星的交往，或者偶尔的军事征服外，互相少有影响。苏武塞外牧羊19年，汉朝不知其生死，甚至100多年前杰弗逊总统，2年未收到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的信件，不得不写信询问。这种事情已经再也不会发生了。飞机超过火车，电话代替电报，收音机、电影和电视彻底改变了信息传递的观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才能说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国家间的交往才真正变成了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包括所有民族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但它不是民族国家关系的简单总和。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即在处理各主权国家的政治关系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各国的经济往来中，由于各国各行其事而非常复杂；虽然也有国际法准则约束，但取决于各国是否愿意接受。透过十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当代国际关系是极其复杂多维多面的系统。可以设想，这一庞大的系统中包括许多子系统，子系统互相连结，一国的经济发展会影响另一国的繁荣，两国的政策互为输入。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争得了主权和独立，不管它们在经济上对大国如何依赖，仍然是一个

可以独立行动的主体。无论它们如何贫弱不稳，它们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别的子系统，因而也影响大系统。不管是在同一还是不同水平上，如果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就会产生反馈，消极反馈与输入的方向相反，而积极反馈则与输入反向一致。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没有影响，显然脱离了今天“地球村”的现实。

例如，中国从幅员与人口讲是个大国，但是即使在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苏联在 50 和 60 年代处于实力巅峰，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却不愿沦为苏联的附庸，毅然离开“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破裂引发出一系列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巨变。最戏剧性的事件是 1972 年冻结了 20 多年的中美关系消融了，随之带动了中日建交与西方承认中国的高潮，结果构成了亚太地区的苏美中大三角。处于弱势的中国成为三角中的一角，遏制苏联当时向亚洲扩张的浪头。可见，只要弱国有选择决策的能力，就有影响国际关系的能力，只不过能力随各种条件而有差异。

也许中国太大了，其他的例子也一样。科威特只有 70 万人，却是世界主要产油国。科威特的统治者像董事会似地经营有方，在海外直接投资高得出奇，超过 1000 亿美元，每年因此带来的收入有 60 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收入。但是，当伊拉克为了经济和领土原因侵略科威特时，却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应。虽然海湾战争的一方是联合国决议派出的部队，但主要是美国军人，其他西方国家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负担。根本动因是经济上的，波斯湾的石油蕴藏量占世界 60%。西欧从这一地区进口的石油约占其油进口总量的 70%，日本更高达 90%，美国约占 45% 左右。还有政治上的原因，苏联解体之后，被迫从全球的部署退缩，原来被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而掩盖住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地区强国试图填补真空。这会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损